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殉道者

中篇小说

中国年度最佳作品精选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殉道者

张品成

殉道者

张品成^{*}

抛弃自己原来的主义信仰，撕毁自己从前的斗争历史，匍匐的一声，跳入那暗沉沉的秽臭的污水潭里去，向他们入伙，与他们一块儿去抢，去掳，去刮，去榨，去出卖可爱的中国，去残杀无辜的工农；保住自己的头，让朋友的头，滚落下地；保住自己的血，让朋友的血，标射出来。这可都能做下去？啊！啊！这若都能做下去，那还算是人？！是狗！是猪！是畜生！不，还是猪狗畜生不食的东西！……

——摘自方志敏遗著《死！》·代题记

* 张品成 男，1957 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982 年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作过知青、教师，现在海南省海口市文学艺术研究所从事专业创作，已出版 300 余万字文学作品，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口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如果没有那几块石头，那地方顶多能算得上是个笼子，可有了那几块石头，情形就不一样了。有了那几块石头就算有了墙，那就不是笼子，那就是一间四处都是“窗”的屋子。在这么个地方，其实说什么都可以，没什么区别。牢笼牢笼，笼也好，牢也好，反正他是被关在这里。只是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明亮。他想他们一定会弄一间黑黑的潮乎乎阴森森的地牢来关他。那地方像坟窟，那地方像屠场……反正他们不会给他好地方住，他们就是要让他时时想到死亡。他们想，对他那么种人只有死才能让他软下来。

可他们没让他住“坟窟”。

他们给了他一处明亮宽敞的地方，四面都是粗粗的铁栅栏，透过栅栏能看见周边美丽的风景。那个地方叫百花洲，光凭这么个名字你就能想象到那地方的秀美。他没想到他们会把牢笼修建在这么一个地方。

他想：管它呢，我睡觉。

他就是那么想的。

他把四围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除了岗哨那面的“窗”。那地方没安帘，那地方留给哨兵好观望屋里的动静。他们有意那么做的。他想：我好好地睡一觉。他这么想着，然后把自己横成一个大字，很舒服地瘫睡在那张板床上。

有日子没这么睡过了，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有个多月了吧，这个多月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那是种什么日子？整

天在敌人重兵的“围剿”中闯荡，北上抗日先遣队上万人被十倍于己的敌人围堵在深山里，风霜雪雨，冻饿饥寒……那怎么睡？常常是在交火的缝隙间眯眯眼，那种时候觉得睡觉是世上最美好的事情。有时候睡睡就睡过去了。身子歪在草丛里，脸上还挂着笑。天亮了被人喊着，“起来了！起来了！”不动，推推，人已硬得像一块石头。就那么永远地睡过去了。睡觉是多美多好的事，睡了不想再起身了。很多同志都是那么的，睡睡就睡过去了。

这是那些日子里常有的事。

现在好了，现在你想睡就睡。可以从容地睡，放下一切睡。现在他住在单人独间的“优待室”里，是再好不过的睡觉的地方。这个时候不会有人吵你，没人吵你。他们审了他两天了，惯用的伎俩全用上了。他们还没给他动刑，也许明天，也许后天，反正今天没动刑，没动刑他就有美美地睡它一觉的机会。美美地他一侧身，瞌睡就像一片黑烟朝他压过来。随之就是鼾声。

二

三天前，上士文书高易鹏和厨子老古在望云轩喝茶。

“知道吗？捉了那个人。”上士文书高易鹏贴近厨子老古耳边悄悄说了三个字。

厨子老古开始嚼槟榔，他往嘴里塞一块黑紫的东西，不住地嚼。厨子老古其实不老，他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他是看守所长的一个远房亲戚，家境贫寒。老古十三岁那年大人

跟远房亲戚说：“带伢出去混口饭吃，也能学个手艺。”所长就把他带了出来。看守所没什么手艺可学，所长说你到厨房做事吧，也许能学点什么。老古跟了大师傅学白案红案，人天生聪慧，一年半载的就把厨房里诸事谙熟于心。大师傅离开这地方，他便成了主厨，人家叫他厨子老古。

“吧唧吧唧”，厨子老古嘴里一直响着这么种声音。听高易鹏那话，一块渣渣就从那道紫黑的牙缝里跳了出来。

“呀呀！”老古呀着。

“你看你，眼窝里能搁下拳头。”高易鹏说。

“那个共党三省主席？两支半破枪打出一片江山的那个？”

“还有哪个？抓了，在怀玉山雪地里抓的，报上说的。”

“哦哦！”

“看你哦？”

“红头发，长毛，铜铃眼，血盆大口……”老古问。

“看你？”

“都这么说呢。”

“这么说，这么说，全是胡说……哪能有的事？还就那么个人，和你我一样的人。”

老古白了自己的那个老乡一眼，“你说的，你我一个样，能和你我一个样吗？”

没过几天，一队兵呼一下拥到这个叫百花洲的地方，军法处看守所就建在这么个地方。那天天阴沉着，像要落雪的样子。厨子老古说：“天要落雪了，落冻雪。”可到后来雪没落下来，来的却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士兵，一下子把百花洲里

外围了个严实。后来，就把那个人押来了。厨子老古正在厨房里生火做饭，天欲亮不亮的时候，正黑漆得最最厉害。几道白亮的车灯把黑黑的夜切萝卜一样这一刀那一刀地切着。那卡车拐进了院子。院里的灯一下子大亮。厨子老古探出头，看见聚光灯照着车上一人的脸。他没当回事情，看守所常有犯人送过来，虽说没这般神秘，但总归是个犯人，老古见得多了。后来上士文书高易鹏说起这事，他才呀一声觉出事情确实非同一般。还真是和大家别无二样的一个人，站在汽车上，脚镣手铐，但脸上那股凛然正气却没法束缚。

厨子老古和上士文书高易鹏又来望云轩喝茶。

“我看见那个人了，呀呀！”厨子老古说。

“看你这么呀的，看见了看见了，你呀什么，红头发，长毛，铜铃眼，血盆大口……”

“你看你……可人家脸上有东西，人家就是和你我不一样，人家脸上那东西说不清。”

“能一样？那可是个大人物。”

老古说：“怎么关在咱那地方？”

“谁知道？报上说要押去南京。人都以为要押去那地方，上头要摆脸。到底是共产党三省主席。是多么有脸子的事！可没想到会留在咱这地方。”

“没想到没想到。”

“鬼哟。”

老古看着上士文书高易鹏。“你说鬼哟，我听到你说鬼哟。”

“蒋委员长他人在武汉，这时候正急火攻心，红军在贵州

的什么地方……”

“遵义吧，听说是遵义。”

“对，就是遵义，你也知道？”

老古说：“你告诉我的，你那天看报，指了报上那一段说呀红军到遵义了。到了就到了呗，那有什么？”

“耶！你说那有什么？知道吗？那个人又东山再起。”

“哪个？！”

“就那个……”上士文书声小下去，“那个姓毛的。”

“喝茶！”厨子老古不懂许多，但他知道那个姓毛的，就是当年在江西被人叫做朱毛朱毛中的那个。“我说不扯这事不扯这事你老扯……”

他们安静地喝了会儿茶，但那个人的影像老在高易鹏脑子里晃呀晃的。

“他在草窝里呆着，草窝里都是雪，天正下大雪。大雪封了山，他们单衣单袄困在雪里……”

“谁？！”

“方志敏呀，还有刘畴西。”

“我以为你还在说那个姓毛的。”

“冰天雪地，又五天粒米未进……还不能生火，有火就起烟，烟会把围兵引过去，那多冷，人冻成了一截木头……”

厨子老古说：“你要说我就陪了你说，你声小些，小心隔墙有耳哟。”

“我说我不说了，我对自己这么说，可我管不了我这张嘴，怪了，我嘴痒痒的，鬼知道怎么弄得嘴痒痒的。”

老古说：“鬼在心里，一种东西弄出痒痒，一城人都这样，

我也这样。你想多神奇的一个人，多神奇，这个姓方的哟。”

“是喽是喽。”

“你说，你说就是，话沅在肚里沅烂了沅成了屎，憋在肚里憋坏人。”

上士文书高易鹏说：“他冻成了一截木头，士兵围过去，看见他举了枪对着自己的脑门，可他没扣响火，他手指冻住了不听使唤他没扣成火。”

“啧啧！世上真有不死的人。”

“真有哩！”

“啧啧。”厨子老古又啧啧了几声，他摸了摸后脑根处脖子上肥厚的那块肉。他觉得那地方冷飕飕的。

三

上头叫高易鹏去了方志敏的监舍，上头说：你要把方志敏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高易鹏是上士文书，干的就是抄抄写写的活，被指定做笔录的营生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方志敏在百花洲的半年间，他是见方志敏最多的人。提审“方犯”，他每必在场；《大公报》、《字林西报》等报社记者询问方志敏他要随其左右；驻赣绥靖公署顾祝同“宴请”方志敏，高易鹏也在座中；就是后来蒋委员长亲自出马“劝降”，高易鹏亦有幸参加。他只是个上士文书，可他记的是这个要犯的每一句话。上头说，就不信从他牙缝里抠不出个什么来，高易鹏要做的事就是把从那牙缝里抠出的东西抓牢。

可好几天过去，上士高易鹏觉得他没抓住什么，他两手

空空。他目睹了所有关于和这个人打交道的细节以及这个人的一言一行，上头把所有的本事都拿出来了，多少高手轮番出击，机关算尽，可至今没能从那个男人牙缝里抠出一句有用的话来。所有的一切都让上士高易鹏震惊。

所长很无奈，但所长似乎也被什么弄得很那个。

“知道吗？这样用不了几天就到了你的死期。”所长说。

“横竖是一死。”那人说。

“但你可以不死，我看蒋委员长器重你，顾长官也欣赏你的才干。”

“人各有志。”那人说，语气淡淡的。

“人不能为自己的信仰出力气同行尸走肉，活了白活。”那男人说。

所长是废话，这种话很多人跟方志敏说过，没用。所长也知道自己是白费口舌。“我真的是替那家伙着急，处里一纸公文递上去了，说方志敏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拟定处决。我看他活不了几天了。”

“是个好汉我看他是个好汉我才那么说我知道没作用。”所长说。

后来，公文终于批转下来，那天所长的眉头舒展了些。这有点那个，可这是事实，高易鹏看出所长内心的一点儿什么。

“是个缓办。”所长跟高易鹏说。

那天他从所长那听到这一消息立马就去了那地方。

“哎！”他从那没挂帘的窗口往里喊，他管那男人叫“哎”，他一直这么叫。最早的时候他为这声称呼犹豫过。直呼其名方志敏似乎不妥。叫方先生也觉不当，按规矩他们得

叫他监号，但那只是个数字，叫起来没一点儿生气。他便脱口叫了一声“哎”。他觉得这么叫似乎也不妥当，可那男人却朝他看，他原先担心方志敏不会理他，可那男人朝他看了就算是答应他了。那以后他都叫他“哎”。

“哎！”他哎着，然后悄悄地抛过去一句，“给你批了个缓办。”

他以为那男人会笑笑，起码表情上能有些变化。一个死囚被批了个缓办，那就意味着多了一线生机，搁谁谁都会高兴。那男人却好像并不在意。

其实高易鹏没看出来，方志敏听了“缓办”那两个字，心里却那么亮了一下。但他不是想着生机不生机的事，到这地方来了他就没想过活的事，他早做好了准备以一死而谢党。他知道自己还能活些日子，知道面前这个书生一样的看守眼里的那分真诚，就动了要写些文字的念头。

高易鹏说：“有什么事要我办的吗？”

这句话这个上士文书说过好多遍了，方志敏从对方眼里看出了那分真诚。最初他怀疑是不是个特务，特务常常耍这种手段，用某种假相迷惑你，敌人常常出那阴招，他们软的不行来硬的，硬的不行来阴的，他们什么手段都用。可这么些日子下来，方志敏从那个上士文书眼里看出了那种真诚。什么都能伪装，惟独那种东西装不出来。

“谢谢了。”他说。

“没什么事。”他说。

他不是客气，其实真没什么事，组织上的事自然不能相托。对家中妻儿老小的惦念现在也成了枉然，据说他们也全

都被抓进了牢房。

“缓办”的消息到底还是让方志敏的心动了一下。他想：我能有些时间了。他早就想留下些文字，但想到随时都会被拉去处决，况且文字写出来由谁送出去呢？这么想他没动笔。可现在有了个“缓办”，一缓就几个月，一年两年也难说。我再也不能给组织出大力气了，我再也不能真刀真枪地在战场上与敌厮杀拼命了。我只能弄些文字，我得把自己的一生好好想一想，我得总结总结这些日子发生的事，也许对后人有些用处。

“我要纸笔！你跟他们说我要纸墨笔砚。”他跟高易鹏说。

“笔墨？！你是说要笔墨？”

“不是要我写写那些事情的经过吗？”

“噢噢……”上士文书高易鹏疑惑地点点头。

高易鹏跟厨子老古说：“他要笔墨，我跟他说你的事批了个缓办，他只轻轻噢了声，他没当个什么事，他说你给我弄些纸墨笔砚来，你看……”

“他要写你就给他弄就是，关那地方整天没个事也烦也闷，写写画画也许能好些。”

“怪！”

“胡先生也说怪。”

“胡先生？哪个胡先生？”高易鹏问。

“也住优待室的那个，三号优待室。”

“噢，胡永一！”

厨子老古说：“他说怪，共产党人真不怕死？那天胡先生问我，他说他要往一号走一趟。”

“他去没去？”

“也许吧。”

“你说也许？”

“我一个厨子知道什么，你看你，你还问我？”

四

胡永一那天去了一号“优待室”。

胡永一四十多岁年纪，但他留胡须，留那种在下巴颏儿上一撮的山羊胡子，那么一撮东西让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去一截。他其实不叫这个名，这名是他的一个化名。他真正的名字叫胡逸民。国民党中很多人知道这个名字，他是国民党内一个重要人物。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后在国民政府里任要职。历任国民革命军军事法官，审判厅厅长，国民政府高等法院院长等要职。高易鹏知道胡逸民这个人，但不认识他，他们想不到这么个人会关在这地方。胡逸民化名胡永一，没有人会想到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胡逸民。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最高法院的长官会关在这地方。这监狱是他亲手造的，他给蒋委员长造监狱，费尽心思，呕心沥血。他造过三座标准监狱，却被委员长四次“请”进牢房。第三次坐监时是自己亲自修建的“样本”监狱。

就这样他和方志敏成了囚友。那天方志敏被押入看守所时，胡逸民目睹了全过程。

“是个人物。”他说。

“啧啧！”他捋着自己那缕胡须啧啧着。

胡逸民是个特殊的囚犯，连熊式辉、顾祝同等也怵他几分，在这儿没人敢拿他怎么样，他在牢里有充分的自由。他们给他做小灶，好酒好菜地供着他。上头对卫兵们讲，“谁也不准难为胡先生，除了那道墙，墙里面胡先生要上哪儿就上哪儿，不许阻拦。”他们都知道，委员长把这么个人关在这地方不为别的，只是为封住他那张嘴。

那张嘴当然封不住，只是不让他在南京那种地方说话，在这堵高墙里，他爱怎么说怎么说去。

“我就敬重这种硬骨头好汉。”胡逸民跟厨子老古说。

厨子老古做得一手好菜，他被指定给“优待室”的特殊犯人做饭。胡逸民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少年，所以胡逸民常和厨子老古扯天。

“共产党里硬骨头多。”他说。

“怎么共产党里就硬骨头多？”厨子老古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呀。”胡逸民说。

“他们给了他一个缓办。”厨子老古说。

“他们想劝降，他们想拉他过来。姓蒋的就是这么想的。”胡逸民说。

“你看你一口一个姓蒋的，他们会说你对领袖不恭。”

胡逸民说：“我就是对他不恭，我就是这样，他拿我怎么办？”胡逸民又多喝了些酒，看守所里大家都知道他爱喝几盅，喝了就不恭，喝了就口无遮拦。但似乎没人拿他有办法。这是个神秘的人物。

“姓蒋的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胡逸民说，“他撅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厨子老古脸都白了，把领袖就那么姓蒋的姓蒋的称呼还不算，还说撅屁股拉屎的粗话，不恭得也太没边了吧。这还了得？少年老古是个胆小的人。老古说：“永一先生你小声些。”

胡逸民说：“你们怕他我不怕！除非他弄死我，姓蒋的敢弄死我？我看他没这个胆量。”

“唉！”老古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找他去！”胡逸民说。

“谁？！”

“还有谁，一号室的那个。”

“唉！”老古松了口气，他知道原来这个浙江老乡不是去找那个姓蒋的。找他有什么用？人家大人物，人家领袖，人家皇上。人家说一不二，人家跟你理论什么？一句话对不上板，叫人把你推出去“咔嚓”了。

胡逸民这天换了一身长衫，这使得他看上去儒雅许多，那是他二姨太前几天才送来的新衣服。他穿了一回，觉得那身衣服的确很合身，而且颜色也适当。就凭这一点来看，他觉得几个姨太中二姨太对他最好。

胡逸民去了一号，对这里的一切，他太熟悉了。五年前他为国民政府设计监狱，这一座是四座要向全国推广的样板监狱之一。胡逸民亲临南昌选点，他看中了这块地方。很多人反对他的方案。这是南昌风景最佳处之一，人们不明白一座监狱怎么就选中这么个地方。选做疗养院，做医院，做教堂，做学校，做别墅什么的没得说，但做监狱不只是有些不合适而是太不合适了。牢里关的都是“渣滓”，要把他们送到

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去才好，把他们送到连鸟也不愿光顾的戈壁沙漠里去才好。他们只配看光秃的石头，一望无边的沙漠，焦阳下的枯草，老林子里的古木。他们只配与蛇蝎做伴，与蛆虫为伍。最好把他们丢到垃圾堆里，他们是人中“渣滓”，他们只配到那种地方。

但胡逸民却选了这么个地方。

有人说话了，有人把那一套搬出来作为反对的理由，可是胡逸民固执己见。

“哈哈，送那些共匪乱党到这风光美丽的地方来疗养？”

“是呀是呀，难道送他们来疗养？”

“赶得上宋夫人庐山上那间‘美庐’了吧。”

他们冷一句热一句那么说。

胡逸民说：“命不值钱也就不当命了。”

人家大眼小眼看他，不明白他扯什么命不命的。

“人想活下去才会惜命。”他说。

“有好东西才能让人懂得活命的好处。”他说。

“你把他丢在垃圾堆里他想我就是一堆垃圾了，我命不值钱死了死了去吧。”他说。

他的话有些道理，那些人话就少了。

“委员长不是也老说感化？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他说，那时他还没有叫那人姓蒋的，他叫他委员长。那时候他依然信任那个人。那时候那个人做事做人还看不出有太多的污浊。那是几年前，可后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后来就变了，后来那个人太张狂，那个人与国父中山先生的遗愿相背离，那人不是东西了……

胡逸民直言不讳：“蒋先生，你这么下去势必祸国殃民！”他是最高法院院长，他是个法官，他不说谁说？他管不住自己那张嘴了。

可法大不过那杆枪。那个人说话了：“胡先生需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好好养养。”那个人其实是让他好好想想，闭门思过。

那个人把他送到他自己造的这座监狱里。

五

方志敏坐在角落里挥毫疾书，看上去他不像是牢笼里的死囚，倒像是在书斋里潜心著书立说的读书人。以至于胡逸民的到来，他都没觉察。他确实太专心了，胡逸民身份特殊，因此走到哪看守都要老远地跟他打招呼。“胡先生！”他们躬身点头，恭恭敬敬地喊。一号优待室也是单门独户的一间屋子，就在过道的那头，看守很多，看守的招呼声通过传声筒似的过道传过来。

方志敏专心致志写着他的那些文字，那些声音成了耳边风。那方白纸是平川山野，笔下那些蝇头小字成了那支行进的军队。他想起了那些日子里的事。去年秋上，红七军团三千余人从赣南闽西辗转到了赣东北，这支由方志敏自己于一九三〇年“两支半枪闹革命”亲手创办的红军队伍，自从为顾全大局抽调去江西反“围剿”前线，已经很多年未回“娘家”。这时，这支队伍被冠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名称重回故地，方志敏百感交集。不久，他便同红军中的独臂将

军刘畴西一起率领由红七军团和红十军重新组建的红十军团，开始了北上抗日的行程，却不幸被重兵围堵在皖浙赣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数倍于己的围敌在怀玉山的深山老林里周旋。直到一月二十九日在德兴和玉山交界的垅首村附近的深山里被敌人俘虏。

胡逸民叫看守打开一号优待室的房门，他走了过去，那边的那个男人没有抬头。胡逸民咳了一声。那边还是没有动静。胡逸民只好亮着嗓子叫了一声：“方先生！”

方志敏抬起头，可他没有放下手里的笔，他穿着那身旧式的长衫。他喜欢穿长衫。冬一身袍，夏一身衫，老是长的。他抬头看见门口也站着个穿长衫的，这人他知道也是这看守所里的囚徒。他奇怪这囚徒似乎与其他人格外不同。他知道胡逸民这个人。在国民政府里，胡逸民大小是个人物，名字常常堂堂皇皇地出现在报纸上，可方志敏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他不认识这个人，他也根本想不到胡逸民会以这么个身份出现在这么个地方。

“方先生！”胡逸民又喊了一声。方志敏还是未作应答。他想：又是个劝降的。他想：他们也不嫌白费劲，他们也不觉得这是痴心妄想。

你们要是不怕白费劲你们来你们来好了。他想。

然后他又低头专注地写他的字。

胡逸民走到方志敏身边。他一声不吭站在那看方志敏写字，他们互相沉默着。

“有话你就说。”到底还是方志敏打破了沉默。

“你写，我看看，我没什么事。”胡逸民说。

“方先生一笔好字。”胡逸民说。

方志敏把笔放下。“这就怪了，这地方人都不愿来也来了，你说说看，这种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先生的字确实不错。”

“你接下来要说先生你才华横溢前途无量。”

胡逸民看看方志敏，说：“耶，先生怎么知道我要说那句话？我正想说的，可后面那句到了嘴边又收了回去，到了这种地方谈不上什么前途。”

“可我想你会那么说。”

胡逸民笑了笑，“我知道了，你把我当成说客了，你把我当做劝降的了，哪有那回事！”

“哈哈！你误会了，你看你……”他说。

方志敏看着对方的眼睛，好像要把什么看个透。

胡逸民说：“先生爱看你尽管看，我没撒谎，我为什么要撒谎？”

“跟你说吧，我跟你一样，也是个囚徒，我跟你是一牢友哩……”他说。

“你看着我是不像吧？可我确实是，这年头荒唐事情多哩，比如说这监狱是我督建的，可到头来我自己却被关了进来。”他说。

方志敏嘴角报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来。

“听起来像编的，的确像编的，要别人对我这么说我也不信。”胡逸民说。

“这年头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真话说出来也像是假话，那有什么办法？”他说。

胡逸民也笑了一下，一笑气氛就好了许多，他觉得气氛好了许多。

“好吧，我来自我介绍一下，”他说，“我叫胡永一。”

方志敏说：“永一先生请坐。”

胡逸民就坐在那张条凳上，他们聊了起来。

“我很同情共产党人，我为你们感到难受。那一年清党我曾设法开脱了你们的不少同志，他们都是些可爱的青年。”

方志敏没吭声，胡逸民的话让他想起往事，愤怒像一只兔子在他心窝里蹿跳。他捏着拳头，默无声响地走到窗边，他把那厚厚的帘布掀开。一幅明媚风景顿现眼前。一汪湖水，水波涟漪，湖中有一方小洲，洲上垂柳如烟，花红似锦。

“怎么？先生喜欢这片风景？”

“正是阳春三月，是一年中最好的日子，这地方怕也是南昌城里最好的去处吧？谁都喜爱好的美的东西。”

“看了这片风景，是不是觉得生命更加珍贵？”

方志敏扭头奇怪地看着胡逸民。

胡逸民却笑了，“听上去像劝降的人在说话，是不？”

“我说了我不干那种事，他们也不会让我干那种事，我跟你说了我只是你的一个牢友。”

“你问的这事有些怪。”方志敏说。

“一点儿也不怪，一点儿也不。”胡逸民觉得这么说话很好，“那时我希望监狱建在这么个地方能对犯人起感化作用，尤其是死刑犯，一片美丽风景也许能唤起他生的愿望……”

“我没想到这对你们共产党人不起作用。”胡逸民说。

方志敏笑笑，他突然剧烈地咳了起来，他随手抓了张纸

把咳出的痰接住。痰里有暗红的东西，衬在白纸上很显眼。他担心胡逸民看见，他不想让人知道他身体的状况。那会儿他肺结核愈发地严重了。他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把那团带血的纸丢在屋角的便桶里。

“当然，人还是讲骨气的好，我就敬重讲骨气的人。”胡逸民说着，从兜里掏出包卷烟来，是种名牌，在这地方不容易弄到。他把那烟放在台子上，可想想，又把那烟拿了回去。

“抽烟对你不好，我看你还是不抽的好，你脸上有潮红，我看情形不妙。你还是别抽的好，我叫郎中给你看看。”

方志敏真没想到这个叫胡永一的囚徒居然真的能把自己的郎中叫到看守所里来，这让方志敏更觉得这个人神秘莫测。郎中给方志敏号脉，当然所长在一边陪着。所长说：“你个姓方的还真行，怎么把胡先生给笼络了，居然把自家的郎中老远地叫了来。”那时候方志敏并不知道，这所长得了胡先生许多好处，所以他眉开眼笑，所以他对这些睁只眼闭只眼。

“好了好了！好好看看吧。”所长说。

所长是个胖人，一笑眼就成了一条缝儿，他诡诡地笑着，那意思是：就要死的人了，还花那许多银子请郎中来，那是把银子丢进水里。

老郎中把脉，看方志敏舌苔，又看了看方志敏眼眸指甲什么的，很久才从嘴里跳出那句话。

“先生患痼病经年有余。”郎中说。

方志敏点点头。

“近来沾有风寒，又多劳累，先生病得不轻。”郎中说。

方志敏依然轻轻点头。

“我给你开个方子试试，我看药是一回事，我那祖传的方子用药讲究，管用，只是这地方不适合养病疗疾，先生最好能换个地方。命要紧呀！”郎中说。

这回方志敏没点头。

看守所长说：“好了，老先生，你把方子留下来，别的事你莫管你管也白管，我叫人上街抓药去。”

他真的叫上士文书高易鹏上了趟街，弄回来大包小包的一堆药，厨子老古在厨房里用炭炉熬，熬出一碗黑不溜秋的汤汁。

厨子老古尝了半口，苦得咋舌。他端去给那男人喝，那人一仰脖子喝个精光，眉不眨眼不动。

所长说：“他真的喝了？那么苦的东西他喝了？”胡逸民说：“喝了总归精神好些，总归多些力气。”

“看你说的，他要力气干什么？”

“总归好些。”胡逸民说。

“我看有力气没力气一个样，”所长说，“这不是个要力气地方。”

方志敏的确要力气和精力，病体对他来说已经无足轻重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他知道死神就在他的身边，他随时会被押出去遭杀害。他要的就是精力，有精力他就能力争把要写的写完，身遭禁锢，要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冲锋陷阵为革命做贡献已不可能。只有把自己参加革命多年的想法和经验写出来。

那些日子，他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他每天一睁开眼就在拼命地写，看守也不过问。这是个钦定的囚犯，又是共党

的大人物，看守们没得到命令不擅自动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这种特殊号子里值岗，有点伴君如伴虎的意思，什么事都得加倍小心才是，两头你都不敢有闪失，不敢开罪。在这里每个监舍里关的都是要犯，都有来头，你当然不能像对待一般的犯人。不该做的事别做，不该说的话别说，一切按部就班按上头的意思办，依葫芦画瓢。不然，别看他们关在牢里，可说不准他们伸出根指头能把你的前程给掐了。

有时候人家把一号监舍的事跟所长说。

所长说：“他爱写写去，在咱眼皮底下他还能翻天？”

“谁知道谁知道？”所长说，“管他。”所长似是而非地摇头。许多年以后人们觉得方志敏在那么个境况下写出那许多的文字真是不可思议，其实有些事情不那么复杂。

六

望云轩里，上士文书高易鹏又跟厨子老古在喝茶。

“江八圭家生了个细伢没屁眼。”高易鹏说。

“你看你扯这事，陈芝麻烦谷子的事。”老古说。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说，“你还扯？”

“我是说真有没屁眼的伢？”

厨子老古说：“那有什么，听老辈人讲缺手缺脚，两只头三只眼一只耳朵的都有，那不是个稀奇事……”老古只顾喝茶，没留心高易鹏话里奥妙。

上士文书高易鹏说：“人不能做缺德事，是不？”

“耶？！”少年老古抬起头，愣眉愣眼看着面前这个老乡，

像看个不认识的人。

“人做了缺德事没屁眼。”高易鹏喃喃地说。

“你跟我扯这些？没头没脑地你跟我扯这些？”

高易鹏也抿了口茶：“好吧，我跟你把事情说了吧，我信得过你，你嘴牢靠……不说心上老有一块石头横着……”

“你说你说！”老古没当回事，他想不起高易鹏会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他说。

“那个人写了些东西。”

“哪个人？”

“方志敏呀。”

“噢噢！那我知道，他天天写，他爱写写他的去，笼子里关着，烦闷哩，人一烦闷总要想办法找点什么事做。他写写画画打发时间……那有什么？”

“不用看也知道他写的是什麼，都是违禁的东西，他那种人能做无聊的事情？他写的东西上面一定不喜欢。”上士文书高易鹏说。

厨子老古说：“不喜欢不喜欢，他就是写委员长的咒符也没用，他写他的，他又送不出去，他写了也是废纸一堆。”

“他找过我，他叫我帮他送出去。”

“呀呀！他真的找过你？”厨子老古又愣愣地张着眼窝。

“看你。”

“就是他信得过你，就是说相信你？”

“看你。”

“你瞎扯，我看是你瞎扯。”厨子老古说。

“我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那你还怕什么？那你依他说的做呀。”

“看你说的，你以为这是个什么事呀。”

“他要这么信得过我，我就依他说的做，”厨子老古说，“脑袋掉了碗大个疤，人活为啥，诚信为上，是你跟我说的，你给我这么说过。”

“噢噢！”

“我看你还是哄我的，我看没这事。”

“噢噢！”

“你光噢噢，你傻了？你噢个什么？”“是没这事，我跟你说着玩的。”

厨子老古说：“我说嘛。”

其实上士文书高易鹏没跟厨子老古说谎，方志敏的确跟他说过那事，他说我想想。他想了很久，拿不定主意，这事不是小事，这事太重大了，要是事情败露了他会落个通共的罪名吃官司，也许脑袋也保不住。“我想想。”他跟方志敏这么说。

七

厨子老古往那间号子送饭，上头有话，那个要犯要格外“优待”。

“他要吃什么你就给他弄什么，只要街上有得东西买。”所长交代他。

“可是那人要是不提呢？”厨子老古说。

他确实说到点子上了，要是人家不说什么，那他一日三

餐还得弄吃的，那弄什么？厨子老古年纪小小，但红案白案都功夫了得，弄好吃的在他来说不是个事，可要给这么个人弄吃的那就是个事了。不是一般的事，是个难事情。他得按部就班，丝毫不敢离“谱”。

上头给了他一个“谱”，那话是绥靖总署制定的，连所长也不能定这个事，所长得一丝不苟按上面给的那“谱”办。

每一天的饭菜都不一样，那个人没提什么要求，给什么吃什么。这已经很不错了，牢里最怕的就是囚犯不吃东西，常常有囚犯绝食，弄得狱方很棘手，尤其是方志敏这样的政治犯，要绝食别说所长了，连绥靖总署顾祝同长官也得头痛。

可方志敏没绝食，他饮食正常，就像平常在家里一样。开始厨子老古有些担心，怕他胃口不好，等死的人胃口哪能正常？厨子老古记得第一餐的情形。厨子老古给方志敏送上饭，他坐在那看方志敏吃饭，看得惊心动魄，一只怪手在心里抓呀抓的。他最怕那男人不吃东西。先前那些死囚都这么，才进来时三五日间根本粒米不进，可这男人吃得很好。就这也让厨子老古异常佩服。人家大人物就是大人物。他跟上士文书高易鹏说。

厨子老古又给方志敏送饭，那男人还聚精会神地在台子边写字。

老古说：“先生你吃饭。”

他把碗碟放在桌边，侧着头看那男人写的字。老古不识字，看过去那些字就像蝌蚪，在一片白白的水面挤来挤去地游。

“我不识字。”他说，说完后他就后悔了。不识字你那么

贼眉鼠眼地看什么看？

“嘿嘿！”他朝那男人笑笑，他觉得自己真那个，笑什么笑？莫名地笑，看上去就像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有些心虚，他觉得自己真是个贼，他觉得对不起面前这个男人。

都是高易鹏给弄的。他想，这个姓高的，扯什么文字不文字的事。他真恨不得地下有条缝，地下若有条缝他立马就钻进去。

那人说话了，以往那男人闷声不响，今天却和老古搭了话。

“你这菜做得真好吃。”那男人说的是那盘辣椒炒火焙小鱼。

厨子老古有些受宠若惊，那男人一说话，把他那点儿尴尬给赶跑了。

“好吃你多吃些，我寻思是不是辣了些？”厨子老古说。

“哪里哪里，还要辣些才好。”

“没想到先生这么能吃辣。”

“我娘喜欢吃这菜，小时候我去田里捉鱼，捉了，放大锅里焙……”

“噢噢！”

“刚才你说什么？你说你不识字？”

厨子老古觉得这男人很亲切，他想，原来他很亲切。

“是啊是啊，我不识字，家里穷，读不起书……”

“要能识些字才好，”那男人说，“你才多大？你看你做得一手好菜，你要进学堂准是个上等生。”

“都是命，”老古说，“我姐说都是命，我八字不好。”

“哪有的事呢？”那男人说。

“你看你说哪有的事，都是命，各人有各人的命，凡事都命中注定了的……我娘说的，我娘这么跟我说。”

那男人叹了口气，其实那男人没叹气，只是老古觉得那男人叹了口气。他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到那男人叹气，他知道那种男人是不会叹气的。老古看那男人的脸，脸上胡子刚刚刮过，现出一片铁青颜色，他想：这么个人说死就要死了，虽说是个“缓办”，但不是不办，上头要他的口供，可这男人不吐只字片句。那枪毙也就是不久的事了。明天也许后天。他一定知道这些，可他却那么平静。厨子老古想，搁我就不行。搁谁谁都不行。他得在惶惶中度过，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就这么回事。还不如死了的好。他想。

这男人竟然能做文章，他竟然像在家里庭院间一样从容做文章。厨子老古想。

“都是命！”厨子老古嘴里又跳出一句。

那男人笑笑，老古好像从没见过那男人笑过，没想到现在看见了。他笑得很坦然很从容。像和老熟人打招呼那么自然。这让厨子老古轻松了许多。他收拾着碗碟，他发现那男人今天食欲不错，是这些日子来吃得最多的一餐。

“我还给你弄辣椒炒鱼。”他说。

男人笑笑。

“我放辣些，你爱吃我就放辣些。”

男人还是笑笑。

厨子老古爱看那男人笑，他觉得自己能让那男人有笑脸真了不得，不管怎样，这笑脸还是因我老古而起的。他想，他

是个和气人，他不像个大人物。大人物有架子，你看所长什么的还算不上大人物就有板有眼地端架子。可人家三省主席没半点架子，虽说 he 现在是阶下囚，可脱毛的凤凰还是比鸡要大的。人家看不出个架子来。

八

那一天，蒋委员长要见方志敏。

“我就不信说不转他。”蒋委员长说。

蒋委员长一直在成都督战，那边战事不如人意，蒋委员长一直心情不好。想想天气也开始酷热难当，还是偕夫人到“美庐”休息几日。庐山清静如世外桃源，凉爽宜人，但委员长却如同坐在火炉上，那当然不是天热，是自己急火攻心。他发现就是到了风景如画的庐山，那些忧烦还鬼似的缠着他。前方没有好消息传来，他心情当然好不起来。湘江一战，委员长以为红军是孙悟空再厉害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没想到铁桶一样包围着，红军还是冲出了一条生路。然后是遵义，然后是四渡赤水，曾经一度还让贵阳昆明两地告急。原以为在川康地区能把红军困死逼死。一条大渡河是横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险，当年石达开没有能渡过河去葬身此地，如今红军也休想在此有生还奇迹，这里是毛泽东的绝路了。委员长亲临成都督战，调动川、黔、滇各军，还有自己的嫡系中央军各精锐。那几天委员长在重庆行辕里坐等好消息从前线传来。但事与愿违，他做梦也没想到会事与愿违。红军竟然能在枪林弹雨里夺取了泸定桥，然后迅速地飞越天险大渡河。委员

长目瞪口呆，他没有做成曾国藩，毛泽东也没成为石达开第二。他知道接下去棋更不好走了，他得好好想想，有些事就得好好想想。他得想些别的高招，有些事就得有别的高招。委员长就是这么想的，他想起了方志敏，那时候委员长正偕夫人经南昌上庐山，他突然想起关在南昌百花洲的那个方志敏来。他就决定去与那个共党的三省主席谈谈。要是劝降能成功，也算是一着棋。

蒋介石真的来了。

那天所长亲自来到一号，他带了理发师，还带了个狱医。

“我的日子到了？我要上路了吗？”方志敏问。

所长摇摇头：“不知道，上头交代要这样。”

他们把那男人折腾了一番，方志敏当时就是那么想的，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到了。他没想到那个人会要见他。那个人直接来到一号监舍，他穿着长衫，两个穿长衫的男人坐在那说话。

“多次听人说过先生的才干，”蒋介石说，“就想见识见识。”

方志敏还是那么淡淡地将那种笑挂在脸上，那种笑里藏了很多的东西，神秘而高深。直到被敌人押往刑场就义的那一刻，这一层神秘东西一直显现在他的眉宇之间。

“我只是个囚徒。”方志敏说。

“路在先生脚下，一些事只不过一纸之隔，走过去就是阳关大道，走过去就有远大前程……”

“哈哈，”方志敏笑了，“我眼里看见的只是手铐和脚镣。”

“凭先生的才干可以为国家做许多事情，你也有机会得到

很多的东西。”

“到了这种境地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那不见得，只要先生放弃共产主义，什么都好说。”

“说这个我们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啧啧！”蒋介石说，“你才三十六岁。”

方志敏说：“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

蒋介石明白方志敏一死的决心，他只好咧嘴做出个无可奈何的笑。

“路在脚下呀！”他又把那话说了一遍。说完这句话他就离开那地方，他想骂一句“娘希匹”，可他没把那三个字吐出来，怎么说他也不能在他的阶下囚面前失态。他说“路在脚下呀”这么一句意味深长，这么一句显出领袖的大度和风范。可他不知道这么一句是这场谈话对方惟一认可的一句话，路是在脚下，方志敏知道脚下一条路通向哪儿，他很清楚。

那天方志敏的胃口出奇地好，他没想到会在这里与这个男人见面，这是与敌人最高长官的直接较量。虽说仅是二十分钟的谈话，但方志敏话说得不多，沉默占去很多时间。但他还是感到真枪真刀拼斗的激烈。有什么在寂静中蓦然作响。直到后来委员长抛出那句“路在脚下呀”，这场争斗才算鸣金收兵。方志敏从对方那句话中听出了一种无奈。他觉得这很好，他觉得他是个胜利者。

现在他们什么办法都试过了，黔驴技穷。他想。

他觉得这很好，这让人很开心。他胃口更好了。

厨子老古来收拾碗碟，看见饭桶空空荡荡，眼里又跳出一大片惊诧。

厨子老古跟上士文书说：“方先生今天胃口怎么那么好？一桶饭吃了个精光，那么一大桶饭耶！”

上士文书高易鹏说：“知道吗？今天蒋委员长来过。”

“呀呀！”

“你看什么事你都呀呀的！”

“你说蒋委员长？！”

“当然是蒋委员长，他亲自找方先生谈话。他说：方先生，你有什么要求就跟我说。”

“难道方先生说了，难道他说了？”

上士文书高易鹏说：“他说什么了？”

“你在场？你不是在场吗？你问我？当然是说赦罪的事。”

上士文书高易鹏说：“没有，他们谈不拢。”

“噢噢！”

“他说到了这种境地别的没什么好说的了。”

“噢噢！”

“他说我的生命只有三十六岁！”

“噢噢！”厨子老古说。

“他骨头硬，他是个硬骨头好汉！”上士文书高易鹏走了，上士文书高易鹏是胡逸民叫走的，来人说：“胡先生十万火急地找你！”上士文书高易鹏走了很久，厨子老古嘴里还叨叨地挂着那句话。

“他是个硬骨头好汉。”他说。

上士文书高易鹏去了胡逸民那儿。

“永一先生你找我，他们说你有急事找我？”

“今天蒋委员长来过？”

“有这事，他去了方先生那儿，他没见你？难道他没见你？”

胡逸民说：“他们没谈出名堂，他们肯定没谈出名堂。”

“是这样。”

“呀呀！！”胡逸民也呀呀了起来。

上士文书说：“胡先生你怎么这样，跟老古一个样呀呀个什么？”

胡逸民说：“知道吗？方先生的日子不多了。”

“你怎么知道？不是给他批了个缓办吗？”

“我当然知道，这种事我最清楚，他们不会再给缓下去了。”“呀呀！”这回“呀”的是高易鹏自己，不过他没让那两声“呀”从嘴里跳出来。

九

二姨太来探监时，胡逸民终于作出了那个决定。这些日子他老在想着那事，寝食难安。一个栋梁之才呀，总不能在我眼皮底下又让那个人毁了变作刀下鬼吧。他想。他毁了多少人才他这么个逆我者亡的独裁者疯了全然不顾国家大业。他不是个能撑天下的人，党国迟早要毁在他手里。他想。他想了很多，后来就作出那个决定。这对他来说实在有些冒险，他们就是怀疑他“通共”才把他弄到这来的。可他根本没通共，他只不过看不惯姓蒋的一些做法当面顶撞了他，“犯上”而已。现在他要做的这事倒还真和通共挨得上边。这事要是让姓蒋的知道了，那是他手里最好的把柄了。

胡逸民似乎对自己的危险想得不多，二姨太来了，二姨

太就坐在他的对面。几个姨太中就二姨太对他最好，他也在心里宠着二姨太。

他把那事跟二姨太说了。

“呀呀!!”这回是二姨太嘴里跳出这么两声。

“关你什么事，关你个什么事了？”二姨太说。

“银钱事小，要东窗事发连你的命也保不住了。”二姨太说。

“他是个人物，”胡逸民说，“是个能做大事的人，是个栋梁之才呀，看着就这么没了，我不忍心。”

“人物多哩，乱世出英雄。人物多哩。”

“可这辈子我亲眼见着的没几个。”

“没见着就没见着好了，你现在只不过是个囚犯，你以为你是什么？”

胡逸民说：“妇道人家懂个什么，你给我弄些银钱来。”

女人不再吭声了。他想女人深知自己的性格，虽说是与你商量，其实心里早有了决定，你再说什么根本没作用，反而会让他怒火中烧大发脾气。他那固执劲儿上来天王老子都不怕，不然他也不会有今天这么个下场。

胡逸民想二姨太心里一定想的这么些事。

“你给我拿这个数的银洋来。”他跟二姨太说。

“五十？”

“五百！”

二姨太真就拿了五百大洋来，她把大洋交到胡逸民手里，哇的一声哭起来，哭得昏天黑地。

这一切其实都没发生，这一切都是胡逸民犹豫时自己想

象的。作决定的前一个晚上他彻夜未眠，脑子里翻来覆去捣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知道那是自己内心犹疑的原因。大不了就是一死，他想。他这么想心就横下来了，心一横那些犹疑无影无踪。

他给二姨太去了封信，他叫二姨太弄五百块大洋来。他给二姨太扯了个谎。他说人家答应给五百块大洋就给保释。他没给二姨太说实话，他不能说。

很快二姨太就把那笔钱给弄来了，又很快那笔钱送了看守所几个关键人物的腰包，有人把胡逸民托办的事弄妥了。

那天夜里，方志敏被人推醒。他一看，三个蒙面人站在他面前。

他很镇静，他想，我的日子到了。今天是就义的日子，敌人要秘密处决我了。他只是稍稍有些奇怪，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这么做呢？他想站直了，理理头发和长衫，他不能就这么上路。他们没让他那么弄，他们把他按住。他想他们总不至于在这里就下手吧。他看见那把斧头了。他想难道他们真要在下这里下手？

他们没在这里下手。他们用斧头砸开了他的脚镣。其中一人朝他指了指门口，他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

有人朝他轻轻说：“你快走！快走！”

他听出那像是厨子老古的声音。他走出栅门，一回头，那三个人影不见了。他以为自己在做梦，他真的恍若如梦。他捏捏自己的手指，证实不是梦。他想怪了。他想管它，叫我走我就走。他想这也许是敌人玩的花招。他想玩吧玩吧玩什么名堂都没用。

他走了出来，走廊里卫兵也没了踪影。他一直走到大门边。他竟然走出了大门，看到门外的天空。外面的天空寥廓无垠，外面的天空真好，空气真好，自由真好。

他往前走。

他没想到会和一个人撞个满怀，他没想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有人在野地里晃荡，

“咦！”

他听到对方“咦”了一声。然后大声地喊叫起来。

看守肖水杰那几天告假归家，假期到了要往回赶，正凑巧有一趟便车从信丰回省城。他想，我乘便车去，省钱还省事，路上还有个说话的伴，结果他就上了那车。没想到卡车半路抛了锚耽误了行程，到南昌时已是半夜。肖水杰困得不行，在黑漆的夜里忙颠颠朝看守所走，没想到会撞在一个人身上。更没想到撞着的竟是那个人。那人不认识他，可他认识那人。他碰到鬼了吗？他想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这儿？他“咦”了一声。然后惊喊了起来。他看见那男人愣了一下，他以为那男人要跑，那人没跑。

肖水杰却喊着：“方志敏跑了！哎呀不得了了！”“哎呀呀呀！”他喊。

肖水杰可被自己的喊声吓坏了，他拔腿往大门里跑去。有人把他拽住了，那人是所长。所长其实一直躲在大门的什么地方，对这事所长不放心，他收了人家的钱做一件善事，但万万不可出了差错，毕竟这事重大。他没想到果然出了鬼。他把那个惊魂不定的肖水杰拽住了。

很快所长就出现在方志敏面前。那边，方志敏正盘腿坐在那抽烟。其实他没抽烟，只是那姿势看上去像是抽烟。

所长说：“哈哈，先生，你在这么，你怎么在这?!”

方志敏说：“我也不知道。”

“你看你这样就怪不得我了，我不能不管了。我不管我脑袋就要搬家。”

方志敏说：“你们玩的什么鬼名堂?”

所长叹了口气，所长的神态有些怪。

都是命，看来都是命。所长想。

怪不得我了怪不得我了呀。他想。

方志敏被带回一号监舍。早晨的狼藉早已收拾干净，连一点点细屑都没留下。他看门外的看守，看守们的表情正常，看不出曾发生过什么。

他想：怪了，真像一场梦。



胡逸民觉得这是个好日子，他早早就起了床，看窗外日头，日头红红的从墙那头跃出，有一群雀子在树梢上跳呀叫呀，风掠过湖面，湖水起微细的波纹，像有什么在湖底抖动一块什么绢帛。他想肯定有什么在操纵，那不安分东西不轻不重把水弄出些皱褶，要不水太平静了，一汪死水没一点儿活力没一点儿看头。

他开始在院里散步。他觉得事情有些怪，昨夜里发生那么大一件事，怎么也该有点儿动静，可偏偏整个院子真如同

一摊死水，一点儿反常动静也没有。他抬起头，看见岗楼上两个士兵依旧斜挎了枪在那站岗，厨房那边还是传来那种熟悉的声响，一切都说明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他觉得事情有些不妙，他觉得这个早晨不该这么平静。

他三步两步往一号监舍那边赶去。果然，他看见那个男人坐在那张台子旁。

“呀呀！”胡逸民呀出了声。

方志敏说：“胡先生有什么事吗？”

“噢噢，我听说老蒋他来过。”

“他来过，我不能和他同走一条路，道不同不相与谋。”

“可是……”

“我知道我知道……那个缓办要没了，我的日子不多了，我正为这事要找你。”

胡逸民吃惊地看着对方。

方志敏说：“我有个事想请先生帮忙。”

“你说你说！”方志敏拿出一沓文稿，那每一张纸都被他弄得很平整。

“我写了些文字，我已经没有什么留存于世了，也没有条件为我的同志做什么工作，我只有写下这些文字，也许对后人有些作用。”

胡逸民很感动，在这个男人面前他都是被什么感动着。“你说你说，你说你需要我做什么吧？”

“你迟早会离开这个地方，我想请你把这些东西帮我带出去。”

“这算个什么事，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先生信得过我那我

还有什么话好说？就交给我吧。”

方志敏说出一个地址和一个人的名字。

“鲁迅？！”胡逸民说，“就是那个写《呐喊》和《野草》的那个？”

“是的！”

“啊，我读过鲁迅先生不少文章，想不到先生和鲁迅还是朋友。”

就这样方志敏和胡逸民说起鲁迅，这样的话后来他还和另一个人说过，那就是上士文书高易鹏。为稳妥起见，方志敏把文稿分作两份，另一份就托付给了高易鹏。那是后来的事。

胡逸民和方志敏那次谈了许久，他对那次会谈印象至深。几十年后他对人说起时还激动万分。“啊啊……”他说，“我不能拒绝，我怎么能拒绝呢？我知道上头知道了我就彻底完了，他们会诬我通共，正愁没个把柄呢，要有了这把柄姓蒋的会把我往死里整。可我不能拒绝呀，一种东西叫我说不出那个‘不’字，我说‘好！好！我一定送到你放心’。后来我就把那沓东西这藏那藏，再后来我就去了一趟上海。我不能托别人办这事，我得亲自去。是我自己去的……”

厨子老古想美美地睡一觉，可他睡不着，他脑子里老想着昨夜的事。他脑子里有些虫子了，老那么翻来覆去地动。

他想起昨天半夜的事就激动得发抖，身子像筛糠一样，他不想这样，他觉得这样让人家看见不好。可他办不到。

蒙大来找他，那时天已黑下来。

蒙大说：“老古，拿你那把斧子我们用用。”蒙大也是所长的亲戚，说起来，老古还得叫他表哥。

“不借不借！我明早要劈柴。”老古说。他觉得蒙大这时候借斧头有些蹊跷。

“哎哎，看你，我要办大事情，大舅说也让你一起去。”蒙大说。蒙大说的大舅就是所长。

“看你，弄得神神秘秘的，我跟你去，我反正没事，我想不出你们这种时候能有什么事，我跟你们去就是。”

他们给了他一个面罩。他想：他们又要去偷鸡摸狗了。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厨子老古说。

“那不行！”

厨子老古很快发现他们不是去偷鸡摸狗，他们没出看守所大门，他们往一号监舍走去。

“不去不行！知道吗？”蒙大悄悄把他們要干的事告诉了厨子老古。

“真的？！”厨子老古吓了一跳。

“你别管，你尽管跟我们走。”

厨子老古不相信那是事实，可后来的一切告诉他那一切确实已发生。他们摸进了方志敏的监舍，他们敲掉了方志敏的脚镣。那时候厨子老古还怀疑自己是不是在梦中，他狠命地抓捏自己大腿上的一块肉，他清楚地感到一阵阵的疼痛。他还看到蒙大指着栅门示意方志敏赶快走，方志敏一动不动让厨子老古急了。他轻轻朝那男人说：“你快走！快走！”他记得他这么说了，他说这句话时蒙大还狠捏了他一下。按事先制定的计划他们不能说话。

后来，他们看见那个男人径直走出大门。他没再跟蒙大说什么。他想这是天意，好人不能就这么说没就没了，好汉不能就这么说死就死了。自古能出几个英雄？方先生不死就是刘备就是曹操。这件事让他心潮起伏，他怎么睡得着？

天亮了，厨子老古终究没睡着。他爬了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往一号监舍那边走去，他想再证实一下那个事实。可是他走到那里就木了愣了，他傻呆呆立在那像块石头。他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擦擦眼又擦擦眼。一切如旧，一号监舍好好的，锁好好的，那个男人也还那么坐在台子旁。

“呀呀！！”厨子老古又呀呀了起来，这些日子有太多让他呀呀的事情。

“没有？！你没走？”他走到方志敏身边小声问，“他们耍我哩。”

“我看不像，我看不是那么回事，这可不是好耍的事。”厨子老古说。

“是啊，这不是个小事，”方志敏摸了摸厨子老古的额头，“我知道是你，我听出来了，谢谢你了，你是好汉，你是个明白人，你是个勇敢的人。”

“噢噢……”厨子老古不知说些什么，只噢着，他眼里水汪汪黏糊了一片。

“都是命！”厨子老古跳出这么一句匆匆离去。

厨子老古回到厨房，那边，一个人背对着门站在石磨旁。他认出是蒙大。

“哎！蒙大，你看把我的斧头弄成这样我怎么劈柴？”他说。

“谁弄的？谁给你弄的？”蒙大说。

“耶耶？！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发生过，知道吗？什么事都没有，我没来过你这儿，谁也没来过你这儿！”

“可我们一块去的那地方……”

“要说去过只有你自己去过了。”蒙大说。蒙大来这就是为了说这些的，现在说完了，他扭开漠无表情的脸走了出去。

哈，你们怕死了？他想。

我还当你们是好汉哩，没想到一晚上就全瘫软了。他想。

我一个人就我一个人，我不怕我怕什么？我是好汉。他想。

他这么想着，耳边又涌出方志敏那句话来，你是好汉，你是个明白人，你是个勇敢的人。他记得那男人是这么说的，男人一脸的真实。

他信得过我，他说我是好汉。他想。

我不会让人家那个的，我不会。他想。

有人要追查这事我就说是我干的。他想。

敢作敢为。他想。

他又跟上士文书高易鹏在望云轩喝茶。他把这事跟高易鹏说了。

高易鹏说：“你可别揽着，你别揽！这可是要杀头的事。”

“好汉做事好汉当，敢作敢为！”厨子老古说。

高易鹏说：“你看你……”

“难道不是难道不是？”老古眼直瞪着高易鹏看，鼻尖对鼻尖那么。把高易鹏看得一头雾水。后来，他从厨子老古眼

里看出一种东西，那种一般人不能具备的东西。他没想到小小的老古会这样。他竟然觉得有些惭愧，他把老乡厨子老古叫出来原本是想跟他说件事的，他拿不定主意，他想找个人说说。他只有找厨子老古。他没来得及说厨子老古却抢先说了。现在，上士文书高易鹏觉得没必要说了，他说不出口。他不能让人看扁了，连厨子老古都能那样他怎么能做软骨头？就那会儿上士文书把决心彻底下了，他到一号监舍跟那个男人说：你说的事就交给我吧。他把那包东西取了出来……

后 记

厨子老古那几天昂脖子挺胸，一副刚武模样等待着什么，可是没人来找他，没有。看守也没什么动静，一切像以前一样看不出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

他又捏自己的大腿了，大腿上那块肉很痛。

不是梦确实不是梦，那些天厨子老古觉得自己是在梦里。

不久后的一天，蒋介石给驻赣绥靖公署下达了“秘密处死”方志敏的密令。

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这是个看来颇为吉祥的日子，也许那帮家伙有意选了这么个日子。就像这一年的六月十八日在长汀枪毙瞿秋白一样。

那一天，一队士兵全副武装地出现在百花洲军法处看守所里，他们将方志敏从狱中提出，押到赣江岸畔一个叫下沙窝的地方将他秘密处决。也就是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西北毛尔盖附近的一个叫沙窝（连地名都那么惊人地相

似)的地方召开了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解决“组织”问题,实际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权力之争。毛泽东与张国焘在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交锋。就是在这同一时间,一颗子弹结束了方志敏的生命。他的尸体被行刑者推入一个沙坑草草地掩埋了,他们甚至没有卸去烈士身上的手铐脚镣。一九五六年,一个工厂在当年的刑场破土动工时,在工地发现了一堆骨骼,通过多方的考证,从七十八块骨头中认定其中九块是方志敏的遗骨。那副铁镣,也成了鉴定的重要证据之一。

一九三六年,胡逸民被于佑任、冯钦哉两人担保获释,到杭州二姨太处定居,不久即前往上海四川北路寻找鲁迅先生,未果,只好通过朋友,找到进步团体“救国会”负责人章乃器家,通过章的夫人胡子婴,请其设法将方志敏那沓手稿转交给他的“同志”。胡子婴最后通过宋庆龄将文稿交到上海地下党冯雪峰手中,最终使得《清贫》、《可爱的中国》等能在上海首先出版。

而在胡逸民保释之前,上土文书高易鹏已先于胡将另一部分方志敏狱中文稿辗转送达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九日,是方志敏被俘一周年的日子,中共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方志敏的狱中文稿《在狱中致全体同志书》和《我们临死前的话》。这些文稿,就是上海地下党将抄件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再由他们从莫斯科传到巴黎的。